

# 武汉致命病毒大暴发，中国却要批评者噤声

cn.nytimes.com/business/20200123/virus-corona/

袁莉 2020年1月23  
日

January 31,  
2020



周二在北京，等待上火车的中国孩子。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广告

“觉得SARS迫使中国重新思考自己的治理模式，”现为视频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许知远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，并贴出了2003年时报引用他的话的截图。“我太天真了。”

自非典疫情以来，中国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。它的经济增长了八倍。建造的摩天大楼、地铁和高铁比任何国家都多。它的科技公司可以与硅谷的巨头抗衡。响应速度更快的官僚机构可以为更多人提供医疗保健、社会服务，甚至生活质量的改善，比如公园。

“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，就是摧毁了正直的人、值得信赖的机构，以及一个社会自我叙事的能力，”许知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。“只剩下一个傲慢的权力以及一堆杂乱的信息与脆弱、孤独而愤怒的个体。”

就在这种新病毒在武汉蔓延之时，政府也在硬着头皮撑门面。

广告

首个病例是12月8日报告的。随着疾病的传播，武汉官员坚持认为它是可防可控。警方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帖子的人进行了传唤，称他们散布“谣言”。

父媒体上发布有关该病毒怕冷的八卦人进行了传谣，称他们散布“谣言”。

上周六，也就是武汉向世界公布疫情严重程度的两天前，它举办了一场有超过四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，这样它就可以为此申请在一个活动中提供最多菜品的世界纪录。在向世界公布消息的当天，它还宣布将在本周六开始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，向民众发放20万张节日活动的免费门票。

中央政府支持武汉的官员。1月10日，政府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王广发告诉国有媒体中央电视台，武汉市的肺炎“处于可控状态”，而且大多是“轻度病情”。11天后，他向中国媒体证实他自己可能在考察武汉期间感染了该病毒。

对疫情暴发的识别需要时间，而中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因一种疾病而措手不及的政府。

但是政府官员作出的选择影响着一个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。武汉是一个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，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万大学生。等到疫情严重性公开的时候，为期40天的春运已经开始，在此期间中国大约会有30亿人次的出行。

如果网站和媒体报道能说明这种加剧的担忧，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。相反，他们出行了。周二，北京所有确诊的5宗病例都是曾在1月前往武汉出差、学习或游玩的人。

直到一周前，中国还有人称之为“爱国病毒”。香港、泰国、越南、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病例。在中国，除了武汉，没有其他城市通报感染病例。直到香港新闻媒体周末报道在中国其他城市发现了这种病毒，各地的官员才出面。

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与非典类似。2003年，广州报纸《南方都市报》首次报道了非典的暴发。军医蒋彦永站出来公开他掌握的情况。直到那时官员才采取行动。

广告

“这种病毒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与17年前的非典相同，”新闻学助理教授闫丘露薇表示。她曾作为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报道过非典。

许多2003年的勇敢的声音消失了。和中国几乎所有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活跃过的媒体一样，《南方都市报》也失去了向北京或当地政府问责的报道自由。仅有几家大陆新闻媒体批评性地报道了当前的危机，并且也只是以一种分析的语气。

2003年，凤凰卫视致电当时的明星记者闫丘露薇，当时她从伊拉克回来，在北京报道非典。在一周的时间里，她紧紧跟随新任北京市长王岐山，报道政府如何应对危机。王岐山后来成了中国副主席。

这种开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。上周，当一群香港记者去了武汉收治了大多数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时，警方将他们扣留了几个小时。他们被要求删除录像画面，并交出手机和相机进行检查。

周二，闫丘露薇为腾讯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，内容是关于香港政府为应对这种病毒所采取的措施。10小时后，该文章被删除。

在2003年披露疫情的军医蒋彦永被定期软禁，并被禁止访问美国以领取颁发给他的人权奖。

他还被制造成坏榜样。2017年，一名老党校教员蒋彦永的中央山了。一道选择题。王岐山安旦

他还被迫承认一个悖论。2017年，一名留学者仅就将彭永的次子山丁一坦选作题。证明答案正  
B：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它损害了国家、社会和社区的利益，应受到法律制裁。

自非典暴发以来，中国的信息披露已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。政府更快地承认了问题。北京  
官员已经表示决心要更加透明。一个中共高层委员会周二表示不会容忍任何瞒报。

该委员会在微信上说：“谁为了一己之利，刻意迟报瞒报，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 
上。”该帖后来被删除。

广告

但是，当政府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时，明智的建议和宝贵的线索可能会丢失。中国东部山东省  
的一个警察局周三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拘留了四名居民，理由是散布谣言称该地区有一  
名疑似冠状病毒患者。在那种环境下，其他人都不敢出声。

“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，那就是事关疫情，只有官方可以说话，”《南方都市报》前记  
者于平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写道。“其他人一律闭嘴。”

“那就不叫信息公开，”于平补充说。“而是赤裸裸的信息垄断。”